



传承弘扬、创新发展“晋江经验”
晚事如烟 泉因有你
我与泉州晚报的故事征文

主办单位 泉州晚报社 晋江文旅集团
JINJIANG CULTURE & TOURISM GROUP

投稿邮箱:qwzy@qzwb.com
(邮件主题请注明“我与泉州晚报的故事征文”)

与泉州晚报的情缘,始于39年前的那篇头版头条稿件。

1986年7月下旬的一天,时任某部政治部宣传科长的我,带着科里的干事来到驻德化县某国防仓库搞调研。仓库领导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了许多德化县委、县政府热情支持部队建设的感人事迹,随即我便写了一篇《爱护子弟兵情真意切》的稿子,投寄到泉州晚报社。没想到,稿子很快就刊登在7月30日的头版头条。就这样,我叩开了与她亲如家乡的缘分之门。

之后,我就成为泉州晚报一名忠实的读者和作者。其时工作虽然在福州,但我一直坚持订阅泉州晚报,并不时把报上的好文章作为范文推荐给通讯员阅读,并带头写稿,陆续有一些新闻、时评文章在泉州晚报刊登出来。

2004年初,上级一纸命令将我调到泉州军分区任政治委员。到泉州军分区报到没几天,我就抽出时间到报

社“认亲”!那天,熟悉的或不熟悉的编辑、记者朋友都围了过来,大家自报家门后,纷纷祝贺我调来泉州工作,热情地给我介绍报社的情况,还如数家珍地给我介绍泉州的历史文化、风土人情……让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。

作为军分区的主要领导,自到泉州工作后,我更是把泉州晚报当成自己的报纸,关注她、热爱她、支持她,除要求所属部队官兵养成读报习惯、用报纸指导工作外,还积极为报纸写稿、投稿、组稿,通过报纸搭起了密切军地军民关系、共建文明城市的桥梁。在报社领导的支持下,报纸加大了对驻军建设和改革新气象新成就的报道,加大了对军民共建活动的宣传力度,一批先进单位、先进个人的事迹被宣传出来。后来,由我负责牵头,将其中一些有影响力的作品编辑成书,出版了《刺桐花正红》一书,在军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反响。

在个人的业余写稿中,我借助泉州晚报这个平台,开启了写作的新视野、新领域、新起点。我利用调研走访的机会以及一个个节假日,考察了泉州的历史文化,游历了泉州的山山水水,领略了泉州的风土人情,有感而发、笔耕不辍,写下多篇介绍泉州的游记、散文,将我对泉州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感和盘托出,既有情感的倾诉和表达,也有理性的感悟和思考。这些文章被汇集成《魅力泉州》一书,成为宣传泉州文旅的代表作品。

作为驻地最高军事机关的一名主要领导,我深知肩上的担子重、责任大,除当好市委、市政府军事工作的“参谋”外,还积极发挥特长,配合党委、政府的中心工作,着眼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,及时撰写理论文章和思想评论在泉州晚报刊发,用笔指导工作,汇聚正能量。多篇文章受到读者的好评,并被评为优质稿件。

2007年,在泉州晚报创刊22周年的征文活动中,我以《缘·源·圆》为题,写了一篇征文稿件。在泉州晚报创刊40周年之际,我还是觉得用这三个字最能恰当表述我与她的相识相知。缘,结缘近40年不离不弃,在我退休回到福州后,仍坚持读泉州晚报,为其写稿;源,泉州晚报是我文字的故乡,是我辛勤笔耕的一块沃土,许多好的故事、好的思路、包括好的语言,都是在给泉州晚报写稿时“迸”发出来;圆,是泉州晚报圆了我的一个个梦——记录军旅历程,表达亲情、爱情、友情,抒发心中的所思所感……

与泉州晚报结缘、同行,是我笔耕之路的选择,也是我的骄傲和自豪。自离开泉州后,我一直记着晚报的好,坚

持网上读晚报、为晚报撰写稿件,写泉州的人、泉州的事,倾诉对泉州的爱、泉州的情,亦如离家的孩子寄回的平安信,字里行间藏着对这片土地的眷念与祝福。无论走多远,她就像一盏灯为我留着,就像一扇门为我敞开,那是永远温热的“回家的感觉”。

(作者系军旅作家,2004年至2008年在泉州军分区任政治委员)



扫描二维码
阅读征文作品



泉州晚报创刊40周年
四十年笔墨写春秋
新时代携手再出发



骑行乐

□郑梦如

我从小爱骑自行车,那时家里没有车,常借人家的车学骑和闲逛,搭人家的车到几公里外看电影。后来工作了,买上一辆永久牌自行车,骑车上下班,每隔两天骑8公里回来一次看望父母亲,乐此不疲。

退休后,我的骑行装备迎来了更新换代。偶然一次借人家的山地车骑,按三挡走平路,踩行省力且速度极快!换一挡爬坡虽慢,但多陡的坡皆能“勇往直前”,蹬到岭上不觉辛苦,竟生出“海到尽头天作岸,山登绝顶我为峰”之惬意。我连连大呼“相见恨晚”,便买下一辆价格不菲的3×9速别碟刹山地车。

半日写作半日骑行,每天下午告别文案,心无旁骛穿行县城大街小巷。哪里新开商店、酒吧,增添绿化带,新竖广告牌,谁家墙角三角梅、凌霄花开了,都逃不过我眼睛,邂逅同事朋友打个招呼,下车聊上几句再继续前行,大有“春风得意马蹄疾,一日看尽长安花”之愉悦。常往五里街跑,穿梭

古街小巷,探访老店与儿时伙伴,漫步古码头,不觉唤起童年绚丽多彩的回忆。骑行到好友家里泡茶话仙,时政要闻、街谈巷议、天文地理、古今逸事,聊个无边无际,打发闲适时光……

山地车速度是步行的三四倍,是轿车速度的四分之一左右,恰到好处且快捷安全。人骑车上似“鹤立鸡群”,纵横驰骋似“闲云野鹤”,不管繁华的大街小巷还是远僻的旮旯犄角村落,不管是一马平川大道还是崎岖曲折羊肠小路,只要有三四十厘米宽的路面,它都能带你到任何地方。

我最喜欢“一骑独行”郊外。一脚一蹬踩行蜿蜒柏油山路,到演武馆看拳师表演白鹤拳,与天南海北的游客海聊,虽有点辛苦,但锻炼脚力,激发肺活量,又交流信息,妙不可言。骑行到山顶再徒步到山巅,俯视日新月异、生机勃勃的县域美景,不禁吟起“登山则情满于山,观海则意溢于海”之古籍名句。夏日骑行古村落,看小桥流水荔枝



(CFP 图)

30公里往返路程,是恰到好处的假日骑行。邀上几位好友走进原始米锥林,体味“返景入深林,复照青苔上”,回老街吃一碗肉羹和一块芋螺特色小吃……其乐无穷。

夕阳西下,骑行在桃溪畔小道,远处峰峦叠嶂,绿树房舍点缀;近处粼粼泛光的溪流,鹭鸟飞翔,两岸竹树果林郁郁葱葱,好一幅天然田园山水画。坐在闽南第一廊桥东关桥内座椅小憩,桥下小舟穿梭,桥内游客如织,听村民讲述筑桥神奇传说和昔日古渡繁华故事,无疑是一顿视觉与听觉融合大餐。一骑绝尘乡村小道,迎着阵阵和煦春风,大口大口呼吸清新空气,目览青山绿水旖旎风光画卷,心旷神怡,一切烦恼郁闷尽抛九霄云外。

骑行乐,乐骑行!

新世说

走动的温度

□赵郭峰

小的时候,我的老叔总说,闽南人家的情谊、温度是走动出来的。而今回头一想,还真如此。

记忆中,我刚会走路,就跟着父母走动,探亲访友,特别是春节,定然要给村里的各个年龄段的叔叔、婶婶等长辈拜年,然后再给外村的亲友拜年,记得大家打招呼的第一句话大多是:“新年好!来,坐,喝茶!”

现如今,这一联谊联络方式虽已悄然发生变化,但其中蕴含的文化积淀没有褪色,即便进入当下这个“具身智能”增长时代,那珍藏脑海的美好永不凋零,记忆犹新。

以前,在我老家,平常日子特别是逢年过节时,朋友弟兄们用餐或宴席后,总会三

五成群,选择到其中一个人家走动,喝杯茶、配个茶点、侃会大山,互相提供愉悦的情绪价值,舒缓心情,让美好的生活“慢下来”,定格成为永恒的幸福记忆。

我也常记得年幼时跟着大人们走动的情景,那时候家里没有固定电话,更别提手机啦,平时走动的话,基本靠运气。偶尔要沟通办事,运气好的一次找到人,把事情搞定,运气一般的话可够呛了,倘若碰上急事,找不到人,那个急啊,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。

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,我到一个企业同学那里走动,他忆苦思甜说,二三十年前在村里走动时,听人说广东机会多,他立马砸锅卖铁、筹得几千元钱,又来个“好枝相打报”,邀上亲朋好友同学,一起到广东

打拼。后来,当年领头的几位大哥大姐创业成功成为知名企业家,以先富促后富,“走动改变人生”传为佳话。

现如今,我经历了走动方式的历史变迁。特别是春节拜年,从登门作揖,到书信、电报、贺卡拜年,再到电话喊人、寻呼机留言、手机短信拜年,如今则通过微博、微信、网络视频拜年……走动方式在变,走动的温度仍然丝毫不减。

高铁把泉州到厦门的距离压缩成半小时,把泉州到福州的距离控制在60分钟。家族群、饭圈群里跳动的定位共享取代了手绘路线图,视频通话里长辈们的皱纹正在窗外的木棉花扑簌簌落在阳台上,像极了童年时古厝天井里飘落的花瓣。是的,那些镶嵌在闽南话9个声调里的牵挂,那些流淌在工夫茶18道工序中的情意,正在用新的韵脚续写千年的平仄。

是的,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技术深度融合中,走动已然实现双向奔赴,换上新装,当四季的风卷着此起彼伏的闽南话,这延续千年的走动的温度,更加馥郁芬芳。

爱养花的爷们

□杨兆宏

过修剪后展露的造型各异的风采;喜欢枯萎的老桩用遁劲的身姿诉说曾经的壮美。

也有人说养花需得闲人雅趣。养花是细致活儿,哪样不需要功夫?整天去来匆匆,忙工作、忙生活的人,似乎与养花沾不上边。而我,是个忙碌的养花人。在单位忙工作,身兼多职,每天有看不完的文件,写不完的报告,在电脑前一坐便是半天;在家忙生活,想着一日三餐油盐酱醋,念着年迈的父母身体是否健康,担心孩子工作是不是一切顺利。这样忙碌的人哪有精力和闲情养花?可我偏偏忙里偷闲“种春风”。利用间隙给办公桌上的六月雪修剪枝条,看它在电脑的冷光里释放绿意;加班到月上柳梢时,给窗台的绿萝喷点水,听嫩芽从新土里拔节的声音。老家的庭院里四季如春,单位宿舍的走廊上花盆成行。

总有人觉得养花是富贵人的消遣。养花需要花种、花苗、花盆、花土、花肥等,哪一样不要花钱?花市逛一圈,进口花苗的价格能抵半袋米,釉面花盆有的比锅碗瓢盆还贵……总之,养花是烧钱的事情,拮据之人靠边站。而我,是没钱却养花的人。没有花苗就自己留种,能扦插的自己扦插,能讨要的绝不吝惜脸皮;破坛罐做花盆别有意趣,老家屋后的腐殖土肥效持久。至于那些花是不是名贵品种并不重要,好看就行。

有时候,养花还会被看成是安于现状,甚至是不务正业。我用事实反驳:我爱好广泛,努力上进,成就尚可。工作时兢兢业业,一丝不苟,力求不出差错,争取做到完美;我爱好写作,闲暇之际,笔耕不辍,时有文章见诸报刊;我喜欢书法,坚守墨池,日课训手,晚间修心,多次参加书法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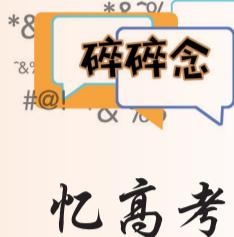


其实,在我看来,不论是什么样的人,只要是爱养花的人,就是善良的人,是热爱生活的人。那在窗台摆满多肉植物的外卖员,那在病房里培育绿萝的老人,那用空油壶栽种月季的环卫工,他们用双手托起的不仅是植物的生命,更是内心温柔的坚守。每日清晨的浇水剪枝,是对生命的珍重与呵护;深夜归来时于花架下啜一杯粗茶,是对时光的虔诚礼赞。

那些在钢筋混凝土森林里执着培育花儿的人是浪漫的,他们在花苞的绽放中明白生活的意义,在叶片的脉络间读懂生命的韵律。他们相信破土而出的力量,相信枯木逢春的奇迹。于是那些承载着晨露与星辉的陶盆里,便一直涌动着不灭的生机;那高楼林立间,总有星星点点的红花绿叶从窗里探出,装点着这繁华的世间。



高考不是独木桥,而是让你看见千万条路的瞭望台。



忆高考

□陈笃恒

1977年8月,我响应号召,到大田县插队劳动。就在这个月,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。同年9月,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,据此,全国各大媒体在10月21日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,透露出高考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。当我在偏僻的山区获知此消息后,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复习了。仓促之下,我选择报考中专,此后虽然分数上线并参加体检,还是落选了。

春节期间,父亲告诉我不要灰心:“你以前学习成绩不错,既然报考中专没有被录取,那就准备报考大学吧。”虽然早在1974年我就高一肄业,报考大学的水平差距很大,我还是接受了父亲的建议,决心报考大学。也是天遂人愿,1978年2月,福建省首次重新印刷发行了一套《数理化自学丛书》,该丛书为1966年前出版,共计17册。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复习,我啃完了其中的16册,只差一册介绍有机化学知识的《化学》没读完,但我还是充满信心地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。

1978年的高考录取率低,且福建省的录取分数线高。面对如此激烈的考场竞争,我最后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中“鲤鱼跳龙门”,脱了鞋换皮鞋,在插队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离开山区上学。但每当回忆起自己在考场上的表现,尤其是数学考试中的失误,常有“若考场能清醒冷静,成绩会更好”的遗憾。当年的数学考试,考场上除分发数学考卷外,还有一张草稿纸,计算题可在草稿纸上先做计算,再在考卷上作答。考试开始后,我犯了迷糊,不知不觉地直接在草稿纸上做题。待猛然发现这个错误,再赶紧抄到考卷上时,离考试结束已经时间不多了。就这样,最后一道应用题,在我刚刚算上算式时,考试结束的铃声就响了。停笔,眼睁睁地看着这道题目痛失得分机会,心中的失落感与遗憾难以言表。高考成绩公布后,我的数学成绩为71分,考场上的失误,给我留下了心结,多年来还时常让我感到遗憾。

“书山有路勤为径,学海无涯苦作舟。”为了考上心仪的大学,多少学子在书山题海里拼搏鏖战。然而十年寒窗苦读,最后决定付出与收获的,还是高考。高考是最公平也是最残酷的一场竞争,考生不仅需要有扎实的基础知识,还需要在每场考试中调整好心境,沉稳应对,冷静思考,避免失误。

一年一度的高考临近,不由又回忆起自己的这一段难忘的高考往事,愿与莘莘学子共勉。



乘风破浪

●少年辛苦终身事,莫向光阴惰寸功。

——唐·杜荀鹤《题弟侄书堂》

●长短九霄飞直上,不教毛羽落空虚。

——唐·卢肇《别宜春赴举》

●持将五色笔,夺取锦标名。

——明·李梦阳《送人赴举》

●磊落平生志,破浪去乘风。

——清·吴藻《水调歌头》

●一鸣从此始,相望青云端。

——唐·刘禹锡《送韦秀才道冲赴制举》

●好共大鹏双奋击,此行有路到南溟。

——宋·李覩《送夏旦赴举》

●十年事业成功早,万里鹏鹏得志秋。

——明·程通《送人赴举》

●学向勤中得,萤窗万卷书。

——宋·汪洙《勤学》